ᠰᠣᠨᠵᠣᡶᡳ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擇繙聊齋志異

竹部

余德
牛成章
青娥
梅女
邵女

第二十卷

擇翻聊齋志異目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00093滿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昌熙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邵女

柴廷賓 太平人 妻金氏不育

有奇妬 柴百金買妾

金暴遇之 經

歲而死 柴怒出獨宿

數月不踐閨闥 一日柴初度

金卑辭莊禮為丈夫壽

[seal stamps]

妻從容曰
前日悞殺婢子
柴乃入
酌酒話言
君即醉
請一錢而別
日妾竭誠終日
柴辭以醉
金華妝自詣柴所
金設筵內寢招柴
柴不忍拒
殆通言笑

已則故督促之 如是年餘

物色佳勝 而陰使遷延勿報

金便呼媒媼來 囑為

燭盡見跡 遂止留焉 由此敬愛如初

妾不汝瑕疵也 柴益喜

無結髮情耶 後請納金釵十二

今甚悔之 何便讐忌 遂

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

須入而成　金曰　我家素勤儉

不習女紅　繡履之外

任其所取　然林故燕產

於色　飲食共之　脂澤花鈿

之購致　得林氏之眷女　金一見喜形

柴不能待　偏囑戚好　為

於是授羨錦 使學製衣 若嚴師誨
弟子 初猶訶罵 繼以
鞭楚 柴痛切於心 不能為地
而金之憐愛林 尤倍於昔
往往自為妝束 勻鉛黃焉
但屨跟稍有摺痕 則以鐵杖擊雙
彎 鬟少亂 則批兩頰

載 未得其人 偶會友之葬

房闥 思購麗人而別居之 荏苒半

因復反目永絶琴瑟之好 陰於別業修

有何罪過 柴始悟其奸

妻怒曰 我代汝教娘子

柴悲慘心目 頗致怨懟

林不堪其虐 自經死

見二八女郎
光艷溢目

停睇神馳
女怪其狂

顧
秋波斜轉之

詢諸人
知為邵氏
邵貧士

止此女
少聰慧

教之讀
過目能了
尤喜讀內經

及冰鑑書
父愛溺之

有議婚者 輒令自擇 而貧
富皆少所可 故十七歲猶
未字也 柰得其端末
知不可圖 然心低徊之
又冀其家貧 或可利動 謀之
數媪 無敢媒者 遂
亦灰心 無所復望 忽有賈媪者

邵女

美姑姑　假到昭陽院　趙家姊妹何

睹女驚贊曰　好个

諾之　登門故與邵妻絮語

千金不惜　媪利其有

其成與否所勿責也　萬一可圖

曰　止求一通誠意

以貲珠過柴　柴告所願　賂以重金

夫人勿須煩怨　恁个麗人　不知前身修何福

十無一當　不解是何意向　媪曰

便是佳耳　我家小孽寃　翻復遴選

王侯家所不敢望　只要个讀書種子

王侯作貴客也　邵妻歎曰

妻荅尚未　媪言若个娘子　何愁無

足數得　又問壻家阿誰　邵

澤
才能消受得
昨一大笑事
柴家郎君云
於某家塋邊
望見顏色
願以千金為聘
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
早被老身訶斥去矣
邵妻微哂未荅
媪曰
便是秀才家
難與校計
若在別个
失尺而得丈

邵妻沉吟良久　起而去　與夫語

門　則閽者呵叱及之矣

出車馬　入樓閣　老身再到

賜漿酒　若得千金

亦左也　日蒙夫人愛　登堂便促膝

媪撫掌曰　果爾　則為老身計

宜若可為矣　邵妻復笑不言

移時　喚其女又移時　三人
並出　邵妻笑曰　婢子奇特
多少良匹悉不就　聞為賤媵則就之
但恐為儒林笑也　媼曰　倘入
門得一小哥子　大夫人便如何耶
言已　告以別居之謀　邵益喜
喚女曰　試同賈媼言之

福大喜　奔告紫

亦福相　子孫必有興者

受折磨　未必非福　前見紫郎

若得佳耦　必減壽數　少

有濟矣　況自顧命薄

然曰　父母安享厚奉　則養女

此汝自主張　勿後悔　致懟父母　女覡

喜出非望 即置千金 備輿馬

娶女於別業 家人無敢言者

女謂紫曰 君之計 所謂

燕巢於幕 不謀朝夕者也 塞口

防舌 以冀不漏何可得乎 請不如早歸

猶速發而禍小 紫慮

摧殘 女曰 天下

女青衣而出　命蒼頭控老

終踟躕而不敢決　一日柴他往

何可長也　柴以為是

摧折其分　不然買日為活

不可情理動者　女曰　身為賤婢

由何起　柴曰　不然　此非常之悍

無不可化之人　我苟無過　怒

牝馬 一嫗攜襆從之 竟詣嫡所 伏地自陳 妻始而怒 旣念其自首可原 又見容飾謙卑 氣亦稍平 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 被薄倖人播惡於衆 使我橫被口語 其實皆男子不義 諸婢無行有以激之

以盡捐　妻云　彼自不来　我何與焉

夫人若肯假以辭色　則積怨可

猶子之於父　庶之於嫡也

以禮論　妻之於夫

但不肯下氣耳　諺云　大者不伏下

豈復是人矣　女曰　細察渠亦稍悔之

汝念背妻而立家室　此

有難色

女泣下

柴意

門而勸令詣嫡所

柴

見家中寂然

心始穩貼

女迎

狼籍已不堪矣

疾奔而至

驚怛不已

竊意羊入虎穴

亦暫安之

柴聞女歸

即命襆緼為除舍

心雖不樂

妻乃從之

見柴曰

汝狡

不以為謟何哉

分在則然耳

孟光舉案

而入

妾已言之夫之於妻

猶嫡之於庶

一姍笑之也

妻不肯行

女曰

郎適歸

自慚無以見夫人

乞夫人往

少納

女往見妻曰

兔三窟何歸為柴
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為
笑妻色稍霽將返
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
自是夫妻復和
女早起青衣往朝
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

鏡墮破之　妻益恚　握髮裂眥

妝猶含盛怒　女捧鏡

惟順受　一夜夫妻小有反脣　曉

無可蹈瑕　或薄施訶譴　女

如　積慚成忌　但女奉侍謹

妻亦心賢之　然自愧弗

柴入其室　苦辭之　十餘夕始肯一納

女懼　長跪哀免

怒不解　鞭之至數十　紫不能忍

盛氣犇入　曳女出

妻吹吹逐擊之　紫奪鞭反扑

面膚綻裂　始退　由此

夫妻若讐　紫禁女勿往

女弗聽　早起膝行伺幕外

妻絶好　女亦莫敢當夕

下人皆不可堪　自夫

妻無如何　惟日撻婢以寄其恨

謝絶人事　杜門不通弔慶

而後洩憤於女　祟知之

日夜切齒　將伺祟出

妻捶牀怒罵　叱去不聽前

叵測也

柴如其言

曰婢面有殺機

一夕輪婢值宿

女囑柴禁勿往

告

婢輒於無人處

疾首怨罵

妻疑其私

暴之尤

有大婢

素狡黠

偶與柴語

柴於是孤眠

妻聞之意亦稍安

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

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

女止之曰恐夫人聽聞此

惟伏地乞死柰欲撻之

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

無所措辭柰益疑

招之来詰問作何奸婢驚懼

直焉　柴然之　會有買妾
者　急貨之　妻以其不謀故　謫罵
罷柴　並遷怒女
並毒　柴忿顧女曰
皆汝自取　前此殺卻　烏
有今日　言已而走　妻怪其言
徧詰左右　並無知者　問女

曰 殺主者 罪不赦 汝縱之何心

不復作防 適遠出 妻乃召女而數之

柴以為嫌卻盡釋

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

以寔告 妻大驚 向女溫語

扠裾浪罵 柴乃返

女亦不言 心並悶怒

女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妻燒赤鐵烙女面　欲毀其容　婢媼皆為之不平　每號痛一聲　則家人盡哭　願代受死　妻乃不烙　以針刺脇二十餘下　始揮去之　柴歸　見面創　大怒　欲往尋之　女捉襟曰　妾明知火盆

若喜　曰君今日宜為妾賀

數日尋愈　忽攬鏡

填而復搯之也　遂以藥糝患處

忽受　尚有滿時　若再觸焉　是坎已

聊以洩造化之怒耳　安心

豈以君家為天堂耶　亦自顧命薄

而故臨之　嘗嫁君時

柴恨其不死 畧不顧問

月餘忽病 逆害飲食

呼女共事 辭色平善

知身同獨夫 畧有愧悔之萌 時時

金前見衆哭 自

朝夕事嫡 一如往日

彼烙斷我晦紋矣

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柒
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
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
金自覺疇昔過慘
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
女侍伺不遑眠食金
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浸困

藥 女進曰 此等藥百裹無益

卒罔効 亦瀆危矣 又將烹

無不指為氣鬱者 凡易數醫

蠱 以故醫脈之

之思 聘醫藥之 金對人輒自言為氣

米 不食自盡 由是慨然與中饋

躬自紀理 劬勞甚苦 而家中鹽

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

始寔告之 泣曰

女及君輩婢皆笑 金問故

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何如也

遺 病若失 遂益笑女言妄

信 女暗撮別劑易之 藥下食頃三

祇增劇耳 金不

自比事必商　食必偕

遣二婢曳還之　強與連榻

異常情　更闌女託故離席　金

壺　曳與連肩　愛

女捧壺侍側　金自起奪

無何病痊　柴整設爲賀

令而後請雖家政　聽子而行

盡然痛止　十餘日後發復刺

比至　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

但欲覔死　女急市銀針數枚

患心痗　痛起則面目皆青

親調視　若奉其母　後金

産後多病　金

姊妹無其和也　無何女産一男

以示微譴 前殺兩姬

壽數合盡 念汝改悔 故僅降災

神問汝金氏耶 汝罪過多端

似廟宇 殿中鬼神皆動

惴惴 恐其復萌 夜夢至一處

應手奏效 不至大苦 然心常

過六七日又發 雖

果病　其痛倍切　女至刺之　隨

醒而大懼　猶冀為妖夢之誣　食後

耶　明日又當作矣

今三次止償零數　便望病除根

可以相準　所欠一絡二十三針

至此　鞭撻之刑　已有柴生代報

比其宿報　至邵氏何罪　而慘毒

灸免後苦　炷盡

不知作何變症　不如一朝受盡

然呻吟忍受之際　默思欠此十九針

憶夢中語　以故無難色

但恐夫人不能忍受　金

以不拔　請再灼之　此非爛燒不可

手而瘥　疑曰　拔止此矣　病本何

之如數　自此平復

實以夢告　女乃約畧經絡刺

跪榻上　女終不忍

女大笑不可　金請益堅

不必論穴　但頻十九刺

針豈可以泛常施耶　金曰

求女再針　女笑曰

鄉里榮之 邵翁自鬻女後

十有二三年 輿馬歸寧

是時夫婦年四十 如夫人三

有神童之目 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

女每曰 此子翰苑相也 八歲

子名曰俊 秀慧絕倫

果不復病 爾自懺悔 臨下亦無戾色

而不移其志 此豈楗刃所能加乎

若以命自安 以分自守 百折

以增其怨 嗚呼禍所由來矣

而為妾媵者 又復炫羡美機

異史氏曰 女子狡妬 天性然也

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家暴富 而士林羞與為伍

膚而不敢呻

心嘗怪之

即招無知之巫

任其刺肌灼

不以慎乎

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

矣

顧以仁術作惡報

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

亦造物之恕

而始有悔萌

嗚呼豈人也哉

乃至於再拯其死

至此始悟

梅女

封雲亭　大行人　偶至郡　晝臥寓室　時年少喪偶　岑寂之下　頗有所思　凝視間　見墻上有女子影　依稀如畫　念必意想所致　而久之不動　亦不滅　異之　起視轉真　再近之

儼然少女　容蹙舌伸　索環秀領

駭顧未已　冉冉欲下　知為縊鬼

然以白晝壯膽　不大畏怯

語曰　娘子如奇寃

小生可以極力　影居然下曰

萍水之人　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

但泉下槁骸　舌不得縮

其女與通　將拘審驗

典史受盜錢三百　誣

為梅所執　送詣典史

梅氏故宅　夜有小偷入室

呼主人前問狀　主人言此十年前

恩同山岳矣　諾之　遂滅

索不得除　求斷屋梁而焚之

展謝已 喜色充溢 姿態嫣然

而後居之 梅女夜至

故難之 封乃協力助作 既就

主人計毀舍易楹 費不貲

而無術可以靖之 封以鬼言告

宅歸於余 客往往見怪異

女聞自經 後梅夫妻相繼卒

封愛悅之　欲與懽　懣然而

慚曰　陰慘之氣　非但不為君利

若此之為　則生前之垢　西江不濯矣

會合有時　今日尚

未　問何時　但笑不言　封問飲乎

答言不飲　封曰　坐對佳人

悶眼相看　亦復何味　女曰

愈出愈幻　不窮於術　封笑曰

不知所從　女輒口道而頤指之

促膝戟指　翻變良久　封迷亂

與君為交綫之戲

令長夜莫遣　封從之　聊

但兩人寥落　夜深又苦無局

妾生平戲技　惟諳打馬

此閨房之絕技也　女曰　此妾自悟

但有雙綫　即可成文

人自不之察耳　更闌頗怠　強使就

寢　曰　我陰人不寐　請君自休

妾解按摩之術　願盡技能　以侑

清夢　封從其請　女疊掌

為之輕按　自項及踵皆遍

並無響應　日夕　女始至　封曰

殊於往日　心益愛慕　繞屋而呼之

已向午　覺骨節輕和

慵　至股則沉沉睡去矣　及醒　日

舒暢不可言　擂至腰　口目皆

指細擂　如以團絮相觸狀　體

手所經骨若醉　既而握

夜 封苦逼之 女曰 君勿

女笑云 無須破産 戲至半

使卿而活 當破産購致之

猶魚不見水也 封握腕曰

容身乎 曰鬼不見地

鬼無常所 要在地下 問地下有隙可

卿居何所 使我呼欲徧 曰

局終 女起曰 嘉會方殷
合蕩意 三人狎坐 打馬為戲
年近三十已來 眉目流轉 隱
封允之 次夕 與一少婦同至
聊以自代 若何
寓北鄰 頗極風致 明夕招與俱來
纆我 有蟴娼愛卿者 新

我且去 封欲挽之 飄然已逝 兩人登榻

于飛甚樂 詰其世

則含糊不以盡道 但曰 郎如愛妾

當以指彈北壁 徽呼曰壺

盧子 即至 三呼不應

可知不暇 勿更掐也 天曉入北壁

隙中而去 次日女来 封問愛卿

典史某 亦浙之世族 嫡室

笑聲常徹宵旦 因而城社悉聞

四漏始去 自此二女頻來

終不肯言 欷歔而已 封強與為戲

女每欲有所言 吻已啟 而輒止 固詰

以故不得來 因而翦燭共語

女云 被高公子招去侑酒

以私僕被黜 繼娶顧氏

深相愛好 期月夭殂 心甚悼

之 聞封有靈鬼 欲以問冥

世緣 遂跨馬造封 封初不肯

承 某力求不已 封設筵與坐

諾為之招鬼妓 曰

既曛 叩壁而呼 三聲未已 愛卿驟至

擊某　中顱　某抱首而哀曰

子　三十貫索要償也　以杖

出大罵曰　貪鄙賊　壞我家錢樹

方將致詰　俄暗室中　一老嫗

梲　溘然而滅　封大驚　不觧其故

身橫阻之　某審視　大怒　投以巨

舉頭見客　邑變欲走　封以

汝父母代哀冥司　願以愛

便而翁也　神怒人怨　死期已迫

汝居官有何黑白　袖有三百錢

得條烏角帶　鼻骨倒豎矣

乎何與嫗怒曰　汝本江浙一無賴賊　買

切哀痛　不圖為鬼不貞　於姥

此顧氏　我妻也　少年而殞　方

女憤不已　封蘅曰　某郎

封驚極　以身障客

顏色變異　近以長簪刺其耳

旋見梅女自房中出　張目吐舌

嗚　方驚詫　無從救解

不知也耶　言已又擊　某宛轉哀

鴇入青樓　代汝償貪債

惡氣出矣問何讐怨　女曰　曩已

次夜女出笑曰　痛快

去　至署患頭痛　中夜遂斃

為我顧封郎也　某張皇鼠竄而

女乃曳嫗曰　暫假餘息

小生　請少存投鼠之忌

有罪　倘死於寓所　則咎在

十六寒暑矣　問嫗為誰　曰老娼

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　妾冤歿

人也　封訝曰　此即誣卿者耶

閧紛拏　竊一伺聽　不意其讐

纖毫之德　故將言而輒止　適

久　每欲浼君一為昭雪　自愧無

言之　受賄誣奸　銜恨已

請以新帛作鬼囊　俾妾得附君以往
徒以大怨未伸　故遷延於是
曰　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
日猶此心也　女曰　實告君　妾歿
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　猶記否　對曰今
曰　妾昔謂會合有期　今真不
也　又問愛卿　曰　臥病耳　因囅然

已入 攜至延安 訪之 果有展孝廉

勿忘 封諾之 纔啟囊 女跳身

以囊挂新人首 急呼曰 勿忘

途中慎勿相喚 待合巹之夕

但去 勿憂 封從其言 女囑曰

慮勢分懸殊 恐將不遂 女曰

就展氏求婚 討必允諧 封

女癡絕 不知為禮
展喜 贅封於家
具通族閥 既退倩媒致辭
父母憂念成痗 封到門投刺
年十六歲 無問名者
又常以舌出唇外 類犬喘日
生一女 貌極端好 但病癡

封入謁岳　展慰之曰　癡女

急掩襟　喜共燕笑　詰旦

生耶　舉之囊而示之　女乃竊

似有疑思　封笑曰　卿不識小

封覆囊而呼之　女停眸審顧

襟露乳　對封憨笑

使而婢扶曳歸室　群婢既去　女解

無知 既承青眷 君倘有意 家中慧婢不乏 僕不靳相贈 封力辨其不癡 展疑之 無何女至 舉止皆佳 因大驚異 女但嫣然微笑 展細詰之 女進退而慚於言 封為畧述梗概

岳家不可久居 凡久居者盡闒茸也

禮稍懈 女覺之 謂封曰

疵其短 展惑於浸潤

因而郎舅不相能 廝僕亦刻

供給豐備 年餘 大成漸厭薄之

使子大成與壻同學

展大喜 愛悅逾於平時

慶好

後封舉孝廉 始通

歸後 展招令歸寧 女固辭不往

馬 女自出奩貲貰馬焉

女不可 父兄盡怒 不給輿

封然之 告展 展欲留女

及今未大決裂 宜速歸

卒用暴死　吁可畏哉

奪嘉耦入青樓

三百誣姦　夜氣之牿亡盡矣

異史氏曰　官卑愈貪　其常情然乎

青娥

霍桓 字匡九 晉人也 父官縣尉

早卒 遺生最幼 聰

慧絕人 十一歲以神童入泮

而母過於愛惜 禁不令出庭戶

年十三歲 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

同里有武評事者 好道 入山不返

其不可　故難之　生鬱鬱不自得

而不能言　直告母　使委禽焉　母知

童子雖無知　祇覺愛之極

母無奈之　一日　生於門外瞥見之

仙姑之為人　父既隱　立志不嫁

幼時竊讀父書　慕何

有女青娥　年十四　美異常倫

信 道士卽以所牆上石 應手落如腐

物雖微 堅石可入 生未深

過 問將何用 答云劚藥之具

手握小鑱長裁尺許 生借閱一

無以爲計 會有一道士在門

果不諧 生行思坐籌

毋恐拂兒意 遂託往來者致意武

凡穴兩重垣 始達中
法也 更定 踰垣而去 直至武第
則美人可見 而並不知其非
歷試磚石 畧無隔閡 頓念穴墻
大喜 酬之以錢 不受而去 持歸
道士笑曰 公子愛之 即以奉贈 生
生大異之 把玩不釋於手

旋 見小廂中尚有燈火

伏窺之 則青娥卸晚妝矣 少頃燭滅

寂無聲 穿牖入 女已熟眠

輕解雙履 悄然登榻 又恐女郎

驚覺 必遭訶逐 遂潛伏繡衾之

側 畧聞香息 心願竊慰

而半夜經營 疲殆頗甚 少一合眸

遽起　目灼灼如流星　似亦不

細審視　為霍生　推之始覺

見一總角書生　酣眠繡榻

窗喚家人婦　共爇火操杖以往

急起　暗搖婢醒　拔關輕出　獻

見穴隙亮入　大駭

不覺睡去　女醒聞臭氣休休　開目

女俛首沉思　意似不以為可

駭絶　訝為神授　將共告諸夫人

生出鑱以言其異　共試之

衆又疑穴數重垣　非童子所能者

愛娘子　故願一近芳澤耳

呵之　始出涕曰　我非賊　寔以

大畏懼　但覥然不作一語　衆指為賊恐

衆窺知女意　因曰　此子聲名門第

殊不辱玷　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

焉　詰旦　假盜以告夫人何如也

女不荅　衆乃促生行　生索鑱

共笑曰　騃兒童尚不忘凶器耶

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　陰納袖

中　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

亦不怒 一媼拍頭曰 莫道他
騃 若小意念乖絕也 乃曳之仍
自竇中出 既歸 不敢寔告母
但囑母復媒致之
母不忍顯拒 惟遍託媒氏急為別
覓良姻 青娥知之中情皇急
陰使腹心風示媼

當交股時　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卻

為　我都懞懞　何遂以無禮相加

生母亦怒曰　不肖兒所

其母　媒懼竄歸　具述其狀

媒至　益觸其怒　以杖畫地罵生　並及

洩前事　武夫人辱之　不勝恚忿

媼悅　託媒徃　會小婢漏

宰是邑　見生文

而論親之謀　亦遂輟矣　會秦中歐公

其辭悲切　母感之　乃不復言

母　且矢之以不他

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　女陰使人婉致生

女聞媿欲死　武夫人大悔

由是見其親屬　輒便撥訴

即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

公笑曰　我當爲子成之

遂致中寢　問猶願之否　生覥然不言

有盟約　後以微嫌

答言未　細詰之　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

一日　問生婚乎

深器之　時召入内署　極意優寵

閑門寂坐　不甚留心家務

一日三朝其母　餘惟

身　女為人温良寡默

笑曰　勿忘媒妁　珍佩之恒不去

曰　此寇盜物　可將去　生

踰歲娶女歸　入門乃以鐃擲地

夫人喜　婚乃定

母或以慶弔他往 則事

事經紀罔不井井 二年餘 女生一子

孟仙 一切委之乳保 似亦不甚

顧惜 又四五年 忽謂生

曰 懽愛之緣 於茲八載 今

離長會短 可將奈何 生

驚問之 即已默默 盛妝拜母

返身入室　追而詰之　則仰眠榻上
而氣絕矣　母子痛悼　購材而葬之
母已衰邁　每每抱子思母
如催肺肝　由是遘疾　遂憊
不起　逆害飲食　但思魚羹
而近地無魚　百里外始可購致
時廝騎皆被差遣　生性純孝

生兩足訖　試使行　不惟痛止

歘石取火　以紙裹藥末　熏

生唯唯　叟便曳坐路隅

後一叟至　問曰足得毋泡乎

沉冥　兩足跛踦　步不能咫

夜無停趾　返至山中　日已

急不可待　懷貲獨往　晝

生辭以母病待魚　姑不遑暇

倘能從我去　僕當為君作伐

叟遥指山村曰　此處有一佳人

問何不另娶　荅云未得佳者

荅以母病　因歷道所由　叟

叟問何事汲汲

益兼矯健　感極申謝

乃與僕分上山頭　以瞻里

漸墜　山谷甚雜　又不可以極望

處　迷村所在　周章踰時　夕曛

乃命僕馬徃尋叟　至舊

獻毋　畧進　數日尋瘳

問老王　乃別而去　生歸　烹魚

叟乃拱手　約以異日入村　但

落　而山路崎嶇　不可復騎

跋履而上　眛色籠烟矣　蹀躞四

望　更無村落　方將下山

而歸途已迷　心中燥火如燒

荒竄間　冥墮絶壁　幸數尺下

有一綫荒台　墜臥其上

澗僅容身　下視黑不見底

廊舍　並無缸燭　而光明若晝

黙　漸近之　約二三里許　忽睹

以呼救　少頃　深處有光如星

背著石　蠏行而入　意稍穩　冀天明可

見足傍有小洞口　心竊喜　以

樹　約體如欄　定移時

懼極　不敢少動　又幸崖边皆生小

一麗人自房中出 視之 青娥也

見生驚曰郎何能来 生

不暇陳 把手嗚惻 女

勸止之 問母及兒 生悉述苦況

女亦慘然 生曰卿死年餘

此得毋冥間耶 女

曰 非也此乃仙府 曩寔非死

翁曰 我亦知之 但遲三數日

此 生辭以母望 不能久留

平素 曰 壻来大好 分當留

霍郎来 翁驚起 握手畧道

修髯丈夫坐堂上 生趋拜 女白

仙緣有分也 因導令朝父 則一

所瘞一竹杖耳 郎今来

卽亦何傷 乃餌以肴酒 卽令婢設榻於西堂 施錦裀焉 生既退 曳女同寢 女郗之曰 此何處 可容狎褻 生捉臂不捨 窗外婢子笑聲嗤然 女益慚 方爭拒間 翁入叱曰 俗骨污吾洞府 宜急去 生素

無少隙縫　隻影煢煢　罔所歸適

回頭　則峭壁巉巖

後户送之　賺生離門　父子闔扉去

翁無辭　招女隨之　啟

我無難即去　但令女須便將隨

女之情　人所不免　長者何當窺伺

負氣　愧不可忍　作色曰　兒

生奮刀鑿益急

洞底豁開二扉

隱隱聞人語曰

孽障哉

罵

瞬息洞入三四尺許

腰中出鑱鑿石攻進

且攻且

面壁呼號

迄無應者

憤極

稀

悵悵良久

悲已而恨

視天上斜月高揭

星斗已

即化為馬 行且駛 俄頃至家

女折兩枝 各跨其一

已慰 不復置辨 但憂路險難歸

將人纏混欲死 生得女 意願

豈有待丈人如此者 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

即復合 女怨曰 既愛我為婦

推娥出曰 可去 可去 壁

文以形跡詭異　慮駭物聽
幾駭絕　生畧述之　毋益忻慰
懽喜承迎　舉首見婦
無蹤緒　正憂惶無所　聞子歸
毋遣人窮搜山谷　並
僕相失也　覓之不得　歸而告毋
時失生已七日矣　初生之與

兒已成立 宜卽留守廬墓

其地可葬 汝父子扶櫬歸窆

吾家茅田中 有雉抱八卵

李氏 後母壽終 女謂生曰

偕居十八年 生一女 適同邑

郡有別業 刻期徙往 人莫之知

求母播遷 母從之 異

貢入北闈　遇同號生年可

於塲屋　四旬不售　後以拔

已　孟仙文名甚譟　而困

赴葬未還　必知其異　浩歎而

而父母俱杳　問之老奴　則云

葬後自返　月餘孟仙往省之

無庸徙来　生從其言

霍姓者　吾族也　宜與款接

弟赴都時　父囑文塲中　如逢山右

鄉貫　孟悉告之　仲仙喜曰

因自道姓名　仲仙亦異之　便問

生霍仲仙　瞪目大駭

愛之　視其卷　註順天廩

十七八神采俊逸

命駕同歸 纔到門
仲仙始信 協後不暇休息
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 因述往跡
類
孟仙曰 我父母皆仙人
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 仲仙疑年齒之不
孟仙因詰高曾 並嚴慈姓諱
今果然矣 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

頓足悲哀　仲仙猶欲追覓　孟

旦入室　則閬無人矣　兄弟聞之

明日大哥来　吾無慮矣　早

毋謂汝夫婦少不更事

入而詢諸婦　婦言昨夕尚共杯酌

兩人大驚　仲仙

家人迎告　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

仙以為無益乃止 是科仲領薦
以晉中祖墓所在 從兄而歸
猶冀父母尚居人間 隨在探訪
而終無踪蹟矣
異史氏曰 鑽穴眠榻 其意則癡 鑿壁罵翁 其行則狂 仙人之撮合之者 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

十年而屢棄其子 抑獨何哉 異巳

子女 則居而終焉 亦何不可 乃三

然既混迹人間 狎生

牛成章

牛成章　江西之布商也　娶鄭氏
生子女各一　牛三十三歲病死
子名忠　時方十二　女八九歲而
已　毋不能貞　貨産入囊
改醮而去　遺兩孫難以存濟
有牛從嫂　年巳六袠貧寡無

飄蕩不能歸　偶趨典肆　見主肆

途中遇寇　資斧盡喪

兄從人適金陵

賈也　女哀婿　假數十金付兄

而苦無貲　妹適毛姓　毛富

家益替　而忠漸長　思繼父業

歸　遂與居處　數年嫗死

求以同鄉之故　進身為傭　立券已
前又不敢拜識　乃自陳於羣小
言笑舉止　真父無訛
其人亦畧不顧問　如此三日　覘其
日流連其傍　以窺意旨　而
姓字皆符　駭異　不諭其故　惟
者　絕類其父　出而潛察之

主人視其里居姓名 似有所動

問所從來 忠泣訴父名

主人悵然若失 久之問而母無恙

乎 忠又不敢謂父死 婉應曰

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 母醮

而去 幸有伯母撫育 不然葬溝瀆久矣

主人慘然曰

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　趨裝西歸

牛乃率子經理肆務　居

妻慮肆中之人　故止之

牛終欷歔不樂　即欲一歸故里

得忠喜　設宴寢門

導入叅其後母　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

我即是汝父也　於是握手悲哀　又

頭如蓬葆　忠視之

踰一晝夜　而牛已返　攜一婦入

相與疑念　不喻其由

已六年矣　何言死耶　忠又細述之

與交好者　留作當商　娶我

姖乃大驚　言彼負販於此　曩所

既別　忠實以父死告母

則其所生母也 牛摘耳頓罵 何

棄吾兒 婦懾伏 不敢少動

牛以口齕其項 婦呼忠曰

兒救吾 兒救吾 忠大不忍 橫

身蔽隔其間 牛猶忿怒 婦已不見

衆大驚 相譁以鬼 旋視牛

顏色慘變 委衣於地 化為

則嫁母於是日死

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富有萬金

後歸家問之

舉衣冠而瘞之

忠席父業

黑氣

亦尋滅矣

母子駭歎

余德

武昌尹圖南　有別第　嘗為一秀才
稅居　半年來　亦未嘗過問　一
日遇諸其門　年最少　而容儀
裘馬　翩翩甚都　趨與語　卽又蘊
藉可愛　異之　歸語妻　妻遣
婢託遺問以窺其室　室有

僕不敢自絕　應知非寇竊逋逃

言殊隱約　固詰之　則曰欲相還往

知余姓德名　語次細審官閥

翼日即來荅拜　展其刺呼　始

詣門投謁　適值他出

非耳目所經　尹不測其何人

麗姝　美艷逾於仙人　一切花石服玩　俱

者　何須逼知來歷　尹
謝之　命酒款宴　言笑甚懽
向暮有兩崑崙　捉馬挑燈　迎導以去
明日折簡報主人　尹至其
家　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
潔如鏡　金狻猊　爇異香　一碧玉
瓶　插鳳尾孔雀羽各二

各長二尺餘 一水晶瓶 浸粉花

一樹 不知何名 亦高二尺許 垂枝

覆几外 葉疎花密 含苞未吐 花

狀似濕蝶欲翼 蒂即如鬚 筵間

不過八簋 而豐美異常 既命童子擊

鼓催花為令 鼓聲

既動 則瓶中花顫顫欲折

亦引二觥
三鼓既終
余笑云
作法自斃矣
亦颺去
頃之鼓又作
兩蝶飛集余冠
飛一巨觥
酒方飲滿
蝶
蝶
飛落尹身
余笑起
淵然一聲
蒂鬆須頓落
即為一
俄而蝶翅漸張
既而鼓歇

尹逢人輒宣播　聞其異者

每闔門居　不與國人通弔慶

由是茲奇之　然其為人寡交與

盡籌　強飲三爵　離席亡去

余四籌　尹已薄醉　不能

鼓僮笑來指數　尹得九籌

花亂隨地翩翻而下　惹袖沾襟

爭交懽余 門外冠蓋常
相望 余頗不耐
忽辭主人去 去後尹入其家
空庭洒掃無纖塵 燭淚堆擲
青皆下 窗間零帛斷線
指印宛然 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
可受石許 尹携

魚遊如故　尹畏人知

亦不冰　一夜忽結為晶

則水隨手瀉　出其手　則復合　冬月

在　捫之虛耎　手入其中

水蓄並不傾瀉　視之　缸宛

貯　後為傭保移石悞碎之

歸　貯水養朱魚　經年水清如初

常置寢室
非子壻不以示也
久之漸播
索玩者紛錯於門
臘月忽解為水
陰
溼滿地
魚亦渺然
其舊缸殘石
猶存
忽有道士踵門求之
尹出以示
道士曰
此龍宮蓄水器
也
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

一片　懽謝而去

以屑合藥　可得永壽　予

殷殷然乞得少許　問其何用　曰

道士曰　此缸之䰟也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